楊文恪公文集

楊文恪公文集卷三

記

徽州府重修司獄司記

司獄司理官視事之所獄固在焉而專以司名統於官署也博羅何君歆以豈端來為徽郡守一日謀於同府君其通府陳君理推府劉君儒曰獄迂遠且湫隘迂遠則慮囚弗便湫隘則人氣蒸薄易以染癘盍更諸則皆曰然由是白于巡撫彭君禮由是白于巡按陳君世良則又皆曰然何君乃經乃營已而築之臺臺焉已而構之渠渠焉嘗觀天

文紫微垣之旁有天牢六星北斗魁中有天理四星說者謂為貴人之牢天市垣之北有貫索九星說者謂為賤人之牢則牢獄之制上應玄象粵自咎繇為士則理官之設昉於唐虞斯地斯官也其於民命所繫尤切掠笞飢寒至於瘐死皆懸其手之高下苟仁心者其生人固多不幸有如宋獄官欲置曲端之死止據一病狀耳貴人猶爾而況於賤人乎古今事体亦不甚相遠也何君政嚴而恕是舉既以倡率其僚屬則將同歸於欽恤哀矜而自有所不能已者矣同府林君謹夫後至以茲役

之不可無記也移書屬予何君子所知為之記

司獄司新市地以益之門君路得直達故於府治為甚邇環以甎牆高數仞屋于西北隅以為廳事者所謂司也屋于南隅者獄官君吏所舍也復垣于其中而屋焉者獄也有罪重居之者有罪輕居之者有訟繫居之者輕重罪訟繫之中有男子居之者有婦女居之者隔析皆宜關防右客中敞一亭以為點閱之所弘治癸亥夏則落成之歲月也

藍渡橋記

徽在東南萬山間其地之高為諸郡最古之率山

即今之張公山在休寧縣劉湖浙江之源並出于此則休寧之地其高為一郡最又可見已路皆縈絡於重岡複嶺人行盡日穿霧竹雲杉中躋攀上下絕無平原曠野真鳥道也如是者使復加以途斷川隔橋梁不修則往來幾於不通矣縣治西十二里有藍渡橋不獨徽人之所必由而江南諸藩皆於此乎取道近歲為石墩架木其上甃之相距甚遠不多撓折覆之輒動搖有聲負乘輪蹄之過有弗勝其任者又水驟起輒衝木以去朱子作婺道院記謂其山峭水激蓋二者相助為勢有非鄰

來所能當其鋒者矣大庾張君九逵以名進士來為令於斯橋亦嘗修之矣而數者之患不免焉乃諮度之一於用石於是命工入山伐取貞珉為之方直端厚者則深累之以基于下為之若斧與刀者則倚疊之以交于上而大為五洞焉長三十丈闊逾二丈而旁則翼以欄楯焉堅固壯麗百倍于前始弘治乙丑秋仲畢正德丁卯春孟費千二百緡君與主簿延川馬君文各捐俸以為倡而民之好義樂助者爭趨焉而橋遂以成竊惟古者徒杠輿梁歲一為之計其功力必省杠梁字皆從木必

非如後世往往用石如今藍渡之舉也然古橋梁之成時月早晚皆有期限後世此政率廢甲歲作之乙歲毀之前官建之後官忽之則木之不可恃也固矣至以藍渡言之不一於用石猶且不可況一於用木乎要之以修葺不常之橋而又當暴悍衝激之水非石則決然有不可者張君之規畫可謂悉矣君在邑凡便於民之事無不行不便於民之事無不去成橋特其一事耳然其所以為民者則皆成橋之心之所推也君以文學藻吏治以仁愛為循良今擢為南京禮科給事中馬君亦克舉

其職於斯橋始終董其事蓋盡心焉者也予文以為記則邑之耆民金萬全汪廷敏輩也

德興舒氏祠堂記

祠堂古宗廟也不曰宗廟而曰祠堂自朱子始也以廟則有不得而立者故制為上下通用之禮今大夫士庶有祠堂遵朱子禮也德興舒氏為族最舊自唐末以來世居其地近作祠堂與夫所祭世數之遠近一惟朱子之是遵也祠之制中為堂三間為東西廂二間為前門三間為垣以繚之者若于丈尋其祭則高曾祖禰四代若冬至立春之祭

始祖先祖以朱子謂其似禘似祫皆不敢舉可謂
遵朱子之至者矣凡此皆出於方伯公所經畫所
裁定者也一日其弟經衛澤持公所為書至屬廉
為記公鄉邦先達廉雖未之獲識而向慕久矣往
歲聞人譚一時仕途人物守正持廉必以公為稱
首惜不柄用遽公引去年未及耆又聞人嘆息用
公不盡廉之于公得之輿論如此顧孱誤諉是何
可辭然公之意豈徒欲記其歲月工費而已哉此
其事之小者而公之意不在是也觀其祠之祭與
不祭既曰有所受之又曰未知以為何如則以有

不可以虛辱焉者夫自周公作為儀禮之書遭秦蕩滅漢儒附會紛紛學士大夫與水木原本之念又緣此牽制而廢祭者多矣何其不幸之甚哉至宋諸儒一洗聚訟之謬於是司馬溫公有禮橫渠有禮伊川有禮嗚呼如伊川者信可謂天民之先覺一代之真儒負制禮作樂之具者也其所為六禮雖使周公復生其不合者鮮矣以故朱子家禮大綱盡取之今以祭禮言之如時祭用仲月冬至祭始祖立春祭先祖季秋祭禰忌日遷主祭於正寢一用伊川之舊蓋朱子平生之學其大處皆得

之二程子不可誣也豈特於禮為然哉惟是晚年始有始祖先祖之疑而身後復有家禮語錄之異殊不知程朱於此二祭無主惟臨祭暫設位而已始祖既無自出之配先祖又無親四代之合食此廉之愚嘗反復展轉而未得者也或謂後世譜諜不明始祖無據惟先祖之祭可行此則無如之何也姑備二說以為公論之公其畢竟以為何如公於餕餘尤禮意周悉雖爵行有算必令子弟歌棠棣行葦諸時取古人燕兄弟睦九族之義至浹洽乃罷凡舒氏環新營以居者無貧富貴賤無不與

而於近代所謂宗會法皆於此乎寓是皆可書也并書之以為記

木齋記

復雍徐先生早有當世之志竟無所逢然先生雖隱約而門人弟子接踵而出其學固用於時先生雖不見知於埸屋而以詩文相造請者無虛日其制作固不容弃於世先生聚書萬卷手不停披其兼該博洽雖日者葬師之說皆能會其指歸文嗜唐韓子宋歐陽子其餘諸家如柳儀曹蘇門父子不之好也詩宗盛唐其操筆寧與心稱其可傳者

不必矣先生嘗以所著木齋賦示予復俾予為木
齋記蓋先生雅尚質樸不樂紛華其治心脩身以
至於講學為文皆不離此故以木齋自號庶幾乎
盤盂几杖之銘也顧以予之淺陋無能為役然嘗
聞木之說矣孔子云剛毅木訥近仁史稱木強少
文能安劉氏夫以仁道之大孔門至難言之而託
孤寄命尤非易事二者惟在於木焉豈不以木之
於心則不外馳天君泰然蟊賊不入仁於是乎在
哉木之於事所守深堅麾之不去招之不來而安
國家於是乎賴哉充之而為聖為賢施之而可以

矣大事決大議初不出於木之外也可以現然野拙而輕吾木乎宜其致力於此也先生晚嬰末疾十年坐一樓氣愈弱神愈清目爍爍寒光照人與之語往復曲折纚纚足聽其心尚友古人而知之者獨必知而深者予不敢辭故因木齋之談而併發之

拙菴記

巧與拙其去道何如式巧之流為變詐為權數求其人如思谷之捭闔蘇張之從橫者實以之拙則巧之反不能為變詐不能為權數求其人如子羔之

不徑漢陰之息機者實以之然君子寧為拙毋為巧者豈不以拙之衣背於道而巧也者之去道遠而也耶予豐城邑郭朱君有望甫别號拙菴其意非以此歟嘗觀世之人惟患不能巧不患不能拙早暮思惟恨不能摩蘇張之壘闖鬼谷之室而於不徑之賢者息機之丈人其不掩口而竊哂者幾希矣君獨從事於拙其有所見歟君蚤年受學鄉先生鍾迪甫之門治書經其弟有烈甫治禮記君既隱而其弟尋中鄉科仕終安陸學正學正下世從幾二季晚歲篤友愛時復與鄉人結社會會必

觴咏竟日有司飲鄉老必賓致之今以耆耋之年
猶謹禮不怠其無愧於厥號哉君之子邑校生瑛
屬予為拙菴記予交於瑛非一日記不當辭但恐
於君之道有所未悉議者謂予泥人不可說夢也

後樂堂記

士君子功成名遂釋天下之重負而退處于丘園
之上今日之務既不足以亂吾思回視前日之樹
立又果足以塞吾責豈非可以優游自得之時哉
蹇菴尹先生以 黄閣老謝事將歸泰和其子國
子生達為治佚老之所于縣城之西不兩月而落

成之先生途聞而喜擬名其堂曰後樂煌煌晝錦道劍江之上進廉語之故俾為文以記于壁登堂益甚謂記不可緩復遂之以書廉禮闈一門生也誼不當以謭薄辭竊惟先生名堂之義蓋摘范文正公語文正嘗自誦曰士當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及知政事才一歲而罷史稱其當朝不久莫能成先憂後樂之志殊不知不才監司之劾諸路蒙福使天章之條例終行其視久於位而無所建明者相去萬萬矣先生入閣日淺與范公酷相似然

先帝末年之所以厲精圖治節游宴放宮女與夫嗣皇之黜左道華內降斥去法王佛子之流皆在先生大拜一年之間至於赫赦

帝制而不以爲能汲引人才而不居其功此尤先生之出於自然而不待矯拂者也今其乞身於未老之年撫簪於閑適之地此其可樂之時𢦏何者天下皆憂吾烏得而獨樂天下皆樂吾何得而獨憂此先生之堂宜有取於後樂也想其燕坐于一堂之間討籌而飲擊節而歌蓋將與天下相忘于耕鑿而康衢擊壤之和荅也世固有退而不起而

自樂其樂進而不止無以致天下之樂開斯堂之風其有愧哉雖然古之大臣身居畎畝心不忘君昔趙康靖公槩以太子少師致仕猶以請書著文愛君憂國為事作諫林上之先生精力未衰而文章又其能事家居多暇鉛槧不廢纂成一書以進之　經筵使有補於治道則先生之樂愈後而在古大臣之用心矣廉之所望寔在於此至於為堂中逸樂之勸則所不敢也

慎齋記

慎齋者義官劉公章甫之別號也公為人信謹

嘗謂予曰吾年十有四歲而失怙時吾弟明甫清甫尤幼冲今吾與吾弟之有今日者亦始於吾之不敢着為奢傲盖凛凛然以相率恒恐貽先人之羞也吾逮今語及爭訟欲求白于刺史縣令之庭則引避退縮所不願也先是縣令王公舉吾為鄉從長再三辭謝王公嘆息而罷盖時有以賄求者王公欲矯其弊不吾強耳公所言如此亦可謂能慎者矣雖然聖賢言慎不一而足曰慎於言曰多聞闕疑慎言其餘曰多見闕殆慎行其餘以至大學中庸之屢言慎獨皆是也今初學之士始把卷

即讀學庸論語然不過只作一塲話說求其能慎者未之多見焉是果為能讀書也乎然則士之欲勉於慎者不過於言行乎用力而其親切緊要之處尤在於獨獨者吾之心也吾自吾之心而慎之尚何所行之不慎哉此固公之所知者然予之所聞不過如此不敢厭常喜異而不為公告也公居家未明盥櫛呼子弟入塾僮僕人任以事自壯歲至暮齡未嘗怠情晏起非慎而能之乎記之亦俾其後人師公之慎也

奉椿堂記

毛君鳳舉以邑學弟子員抱經學角場屋者數矣既而提學使者持新例謂廩膠庠歲深者當敘以從事公府君在例中時方銳於功名乃曰古今仕進之途非止於一惟在足以得人吾人仕進之階不拘於一要在足以行志遂就焉久之獲有冠服注籍銓曹又久之部檄催促將授以職任以政矣復曰吾鬒髮時固欲用世今意與歲去安能折腰強顏以鞅掌塵埃中乎卒於不往識者高之年來諸子以君壽漸臻特募一堂以事之扁以奉椿而其中子櫃觴求予為記蓋擬齡以試律得官　制許

歸省明年君且七旬欲持此以為之壽耳夫椿不徒取父義莊生南華篇謂大椿以八千歲為春以八千歲為秋則固有壽義矣人子愛日之心無窮若毛氏諸子豈非欲以無窮之壽以祝其親哉然莊生嘗謂嘉木易伐而欲為擁腫拳曲者于廣漠之野無何有之鄉以盡其天年君材足以有為固嘉木矣晚乃遜引而以廣漠無何自屏焉而且將以擁腫自託焉其壽也吾不知其所至矣抑聖門之正論則曰栽者培之斯堅之椿蓋出于此哉君其有以迓承之擷齡勤慎精敏能守其家教君有

是其得優游於斯堂也宜哉

養拙齋記

人有以拙自居者而遂以為拙可乎不可也人之才德學術各有不同固有巧於此而拙於彼抑有巧於彼而拙於此者是烏可以一律求之哉昔唐柳宗元之王佩璦琚大放厥辭謂其非巧不可惟是諂附叔文比之匪人采聽謀議汲汲如狂卒之在八司馬之列非天下之至拙者如是乎若宗元得非巧於文而拙於道也耶宋之濂溪周先生嘗作拙賦誠有意於拙矣以令玫之先生之短於取

名而陋於希世有類乎世俗之所謂拙者然其太
極通書之作立象盡意吐辭為經不繇師傳默契
道体非天下之至巧孰能與於此哉若先生得非
巧於道而拙於世之細故芥蔕也耶後之論巧與
拙者於此當辨之不然吾恐毫釐之差有不覺其
千里之謬矣數山孫君如瑛自號養拙因以名其
齋心之處其宗弟上舍必整求予為文以記之君
自言嘗從吳聘君康齋學於斯道當然頗聞其略
所恨治任太遽未了性命之說迨君去而為鄉里
子弟師則其所講明者往往敷演其所聞果拙者

能之乎敷山之下孫氏之族代不乏人周先生啚書具在風月無邊庭草交翠君可不更進而勗諸

廬州府重修三橋記

廬州郡城中有惠政鎮淮歲豐三橋跨于金斗河之上河出雞鳴山橫貫城中東會于巢湖南入于江當山水騣漲奔流迅急勢若建瓴兩淮之間延袤千里宋嘉泰中三橋並剏迄今且三百年矣久而傾圮理亦固然間有葺之不過因陋就簡而民之病之猶未葺也太守馬君始握章則曰此吾得而專之矣盖君嘗為倅為別駕于郡則固有難越

守以為者至是乃斥而新之經始於弘治己未之春訖工於再明年辛酉之秋當歲登農隙輒一為之其暇豫不迫如此康讀孟子書而知歲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之說讀近思録而知明道程子在澶州修橋嘗慱求橋材於民間以此見王者之政聖賢之心無不汲汲乎此今延康三橋縣撐鼇駕此王政也此孟子程子之心也郡人士咸欲刻其事于石以昭太守之賢而揮使鄒君祺屬筆于厭君之尊翁宗伯先生於康為座主忝在知君乃為之言曰成大功者必有其人又有其時以

二三策言之得專而為之者比比也而患於無其人
若著者有其人矣往者又患於無其時時與人之
相遭而功於是乎見焉而二者果不在於相待乎
君今日之作郡與他日之補用必知時之難遇而
力圖乎事功尚何古人之不可到哉君蜀人字汝
礪成化甲辰進士自秋官員外補郡其文章偉健
是其家傳書之俾後之人有所考去

樂閑記

元煥甘君歸自去介膠遂援例以授散秩曰吾將如
昔人所謂終吾生以徜徉者矣乃號樂閑以著其

必遯之志君居闤闠中與予舍密邇特南北街耳初無溪山之登眺泉石之遊覽居常無事則見其蓺蘭灌花于盆盎張古今名畫于堂寢以自娛而已或與邑士之彥結詩社締鄉約而已盍觴酌嘲咏以適其適者殆無虛日焉其視吾輩懷祿不去為東西南北之人者一閑一忙相去遠甚是固宜其樂也予去歲歸省于家君以樂閑記見屬未之後也比來南都公私擾擾因羨如君之閑之樂何可得哉乃推原其故而為之記以寓于君曰仕忙隱閑誠是矣而所謂閑者豈皆然哉潘邠老風雨

壺陽之句為催租人驚散蘇季子無負郭之田皇皇日夜閑豈可易得而樂烏能遽遂耶惟君自大父封主事公及尊翁太守先生以來連世貴宦吏卒進呼戢或至門長吟短賦孰得而敗吾興哉良田美宅承其前人之貽謀者益遠而出於己之滋殖者益盛粟供佃客蔬給園丁果何為之驅迫而之蕪之齊者哉然則隱而閑閑而樂在君信有之矣抑閑者豈可一於閑而忙者獨不求所以閑乎君之忙陸放翁詩中天寒催喚客嘗酒夜靜卧聽兒讀書是矣君子之閑君亦知之乎陶靖節不云

雲無心以出岫鳥倦飛而知還亭之名取此辭以從

君遊姑書以為記亦以為約云

松崖記

松崖者李君洛昌甫之別號也公以松崖從季

都憲先生因大作松崖二字以標其字筆法遒勁

墨色淋漓足為隱居之壯或謂無陶元亮之繞屋

樹扶疏也何有於松無司馬光之青山在屋上也

何有於崖無松崖而曰松崖不幾於葉公之龍特

好其假者乎是必有說矣世之人托隱自標坐索

高價者雖處於茂林層巒關于松夾門萬山排闥

吾見其心之異乎身之所處也果有以珪組為桎梏以軒冕為樊籠者雖處於康衢市朝閒松子不落庭山光不入户吾亦見其心之異乎身之所處也松崖神情瀟洒如松下鶴骨吹耿介如崖上石圓於市井也而有澗壑風聲之思爲於城郭也而有著屐登山之想豈必荷畚持鍤曰掘茯苓摳衣袯襫時捫蔦蘿而後謂之松崖哉松崖早與家君受易鄉先生胡九韶之門得庖犧心畫尤致力於朱子小學惜不見用而隱矣隱者不徒逃世且欲逃名觀其曰松崖松崖直欲諱其姓名托此以自

逃者矣自今以往以扶桑為吾松以大華為吾崖以天地為吾廬無不可也何拘拘之有成化辛丑秋九月朔生明鄉貢進士楊某記

楊文恪公文集卷三十

記

新喻張氏祠堂記

祭先乃正家四禮之一不可以不嚴祠堂寔春秋舉事之首務不可以或後者也新喻漢泉張氏重建祠堂成張氏為訓術用載以書抵康屬為之記書之辭曰用載所居之漢泉我祖福翁自邑㳂塘而遷㳂塘則自新淦之斷乳而遷也漢泉故有祠堂剏于我高祖元興化書院山長公祠福翁至延祐以上若干世元季兵燹不存入國朝至我曾

祖兵部主事公欲復之而未遑逮我考贈給事公幾復之而未就乃弘治丁巳先兄都給事中經載丁艱家居追惟先志毅然成之前爲門中爲堂堂之左爲别室室之左爲重屋其材木之費悉出先兄已資舊基頗隘拓以續購則先兄與用載諸弟與焉輒庀工力族之人所助有差焉堂之所祭惟高曾祖禰四代及冬至旋設位以祭福翁爲始遷之祖祖若禰以下群從具在其卑若殤及無後則各以其班祔庶毋不祔于嫡祭之别室其重屋則蓄圖于下以待每歲祭田之入置櫃于上以爲先

遺書物之藏張氏可謂考於禮矣夫始祖之祭程秦晉有明文一歲之中僅一行事而已至於四代之祭乃四時常祭也哉

聖祖教民榜所言祭四代尤詳與程朱二家禮合若夫為別室以祀庶母雖與程子祭于私室之說小異其視戴記妾祔於妾祖姑之類不為甚背亦用權之不拂乎經者張氏可謂考於禮矣雖然朱子家禮一書宗法寓焉盖大宗小宗之法立則祭時乃能不亂其辭從未至於甚襃者固可為同堂之設襃而未易以盡列者必分祭焉以次第其先

後之冡諸如此類皆不可以不講者要以朱子之意而斟酌之可也張氏亦必有以豫擬於此矣經載天性忠孝學博才豪其敢言直氣廉嘗比之鄒志完李子方惜乎早世未究其用其為此以率其族與夫一於禮而不苟焉其尊祖敬宗之心亦可見矣書之以為張氏後人告

四栢軒記

歙之汪氏兄弟四人嘗構一軒以為朝夕燕居之所父之未有名為之子孫者日侍四老人于軒中觀其友愛無間髮種種以至于老又皆康强精健

[illegible][illegible]可必則指軒前之四栢以名之蓋以栢之蒼翠貫四時而不改有似乎四老人之交愛如一日而裕於栢字白作百又以祈四老人之並躋於期頤也今伯仲李皆耄然而叔猶嶄然無恙伯年八十二仲年八十三季年七十叔亦七十七矣即其巳然而言則四老人者三百一十二歲十八百七十二甲子矣况叔兮尤應後凋之義由此而慰滿子孫之願望者不在此乎夫漢之四皓所以見異於後世者非特以其羽翼之功亦以年皆八十餘鬚眉皓白之為異耳觀其名稱固自可見有若四

老人者於兄弟間見之其爲異何如耶雖無羽翼之功以定乎國實有兄弟之宜以齊乎家劉又企商嶺之遐踪和紫芝之逸響者式四老人者爲證崇高崇達崇興崇進或曰軒之名擬議於崇進之孫鄉進士本父兄皆曰然諸祖亦頷之名遂定是爲記

利人橋記

歙之汊溪西去郡城十里而近溪之源出于黄山能潤一鄉居人引入阡陌間以溉一鄉之田迤邐二里許中別爲二二復合爲一其別也自南而東注

[illegible]下橋焉自南而北注亦故有橋焉歲久並圮行者俱病汪氏世居溪上族譜而蕃與二橋伊邇其彥廷潤喟然曰丈夫弗能利天下顧弗能利一鄉耶遂捐己貲募工伐石跨于故處則所以為之橋者於是乎永固矣而東西南北行者莫不便焉鄉之人因廷潤之志名以利人且欲記其事以垂後而其子郡庠生士舉以告予夫成橋濟世之心也卽廷潤所云利天下利一鄉之心也是心也在天為元在人得之以為仁者也心無大小而所及有廣狹者以所處之地有不同也伊傳之濟世橋於

商顛旦之濟世橋渡於周其次則蕭曹丙魏濟於漢而橋者也房杜姚宋濟於唐而橋者也韓范富歐濟於宋而橋者也其所濟者廣以所任者大也彼以一士之力而橋於一鄉之間以所處限之也然橋于一鄉之心即橋于天下之心也究而言之凡渡螘之心亦渡人之心也否則孟子不以易一牛之心為保四海之心矣是在乎人之察識而擴充之何如耳心豈有古今聖凡之分哉廷潤此心雖橋於天下可也其不能者所處限之也視橋於天下者何慊哉其無所限而不能者殺欲蔽之也視

廷潤則有愧矣廷潤又甞鑿池塗以接通衢延袤五百餘丈其所以利人者殆不止於一事也今縣本學儁才俊為文章有逸氣其自負豈在漢唐宋諸人下哉廷潤欲橋而未成者固於是乎在二橋作於弘治壬子經始則仲秋朔日落成則季秋望日其長各尋有二尺其廣各倍之是為記

豐城縣修學記

豐城縣儒學故有泮池在戟門之外靈星門之內地隘且望謁廟頗弗便又當二丁釋奠初鼓方嚴庭燎未舉助祭衿佩濟濟蹌蹌顧茲一池凜乎若

臨十仞之淵歷久莫有圖之者弘治巳未富陽何侯洽來爲邑越二年辛酉請于廵按御史周公進僉提學副使邵公籫乃以數百金購地于任氏百金購地于劉氏從若干尺衡倍之既舉其半益以衢并鑿而爲泮池復舉其半以爲衢而於故泮池則實之焉於是兩門相距階坦然而寬以平一水外環池窪然而廓以深而學宮遂巍然而弘以壯凡思樂薄采之士與夫裸將駿奔者一旦改觀矣嘗攷學宮舊在縣治東南宋紹興中邑令繼遠遷于城東去縣治四百五十弓其地僅五畝而[illegible]

今處也繼而劉令鄉月拓之繼而國朝何丞而善又拓之繼而張令敬又拓之豈知今之拓又有待於何侯耶事果非一人所能備耶抑亦有數以存乎其間耶庶因是而有感焉學在宋元有連洲堂取邑讖三洲相連出狀元之說也或謂往往高甲已嘗應之或謂素乏大魁猶未副焉至李文學克家更名中庸熊天庸朋来發明頗盡視連洲之取名則遠矣今之秀傑樓作於姚令璞初名文昌未免惑于異教之說至陳僉事璲以正誼易文昌至劉令璲以舊有秀傑樓取朱子詩語以秀傑易正

誼而書扁則先人筆也視文昌之取名則又遠矣前後諸公所以期待於學之英才者豈淺淺哉廉有以見何侯之所為一中庸一正誼一秀傑之意盖一舉而兩得之也何也泮宫古諸侯之學鄉射之官即鄉學也鄭康成謂泮之言半也泮水者盖東西門以南通水北無也陳祥道禮書泮宫圖畫水於外以繞之是也然則鑿池瀦水于學門之內豈古之制哉何侯之經畫與古泮宫之制合制既復于古則周禮以鄉三物教萬民之意獨不可復乎宋之取士非不用科目也而經義治事之教盛

于東南園並徛而不倖也然則何侯之意不[illegible]
哉侯嘗以庠舍不能容于東西作樓三十六間其
地修葺益一而足要其功莫逾于泮池以其能復
古也使教學于此皆以復古為心殆將有三代之
英以出焉大魁未足以當之也侯字允仁弘治庚
戌進士平生以剛直忤時仕途齟齬歷官雖多而
進寸退尺尚在下僚然能廉以持己厚於惠下去
邑且十年矣近以公事取道於邑邑耆倪填巷謁
侯學之師生皆欲求侯修學顛末於是教諭梁君
大慶訓導韓君鉦莫君迂群來徵記于廉遂為書

之是後有董其事者耆老李濬義官孫鴨云

重建曲江亭記

豐城曲江距縣治十里謝侯一日以出迓部使者泛舟中流顧西北有山迤邐而東且南起伏環抱突出半江心甚奇之遂攬衣登岸以陟其巔徘徊久之循詢之居民徵之縣志乃知其山為磯頭岡古蹟有曲江亭焉宋時邑人李侍郎後林高安姚狀元雪坡皆有曲江亭題詠之作歷元至今敗瓦頹垣無復存者侯慨然思欲復之過予謂曰江水自贛上来至縣治復斗轉左旋崗巒一帶如屏障一

大形勢也志所謂不見水流之去豈非此乎亭于其間則見漁舟下上客帆絡繹與夫風恬浪息月出波光景色可畫志所謂水鄉徑處又非此乎亭成其為我記之予既諾之春幾亭果成潞謂豐城自後漢建安中有邑以來如黄金城如滎塘如故縣皆歷代所遷治也然每一遷不能數百年求之人物亦甚稀闊至唐永徽中乃遷今治幾九百年矣而偉人迭出史冊相望說者歸於形勢使然良有以耳盖縣治自羅山而來到江乃盡豊當二水相交而行然必有以為之攔截關鎖而後風氣藏

聚若曲江是已詩之相陰陽觀流泉書之卜澗瀍東西迨朱子蔡季通往往有風水之論皆此義也豈堪輿家得專其說哉嘗觀程叔達豫章續志謂按本縣圖經云長安廣陵韶州三曲江合此為四以今觀之其關于天下與否豈非長安以建都韶州以名縣廣陵既非建都豐城復非名縣也哉侯家仁和所見錢塘之雄壯西湖之靚麗舊矣而乃有羨於此亟為之亭以起發焉則圖志所載非虛誇後孫登披所著語非溢美也侯又以邑甲科雖盛而大魁未聞欲峙一塔于亭側最高處以應文

筆之詳其於吾邑欲壯觀而藻飾之者為何如耶
亭之柱鑿石為之別為屋三間皆壯固亦附于亭
候名顯字文謨戊辰進士

樂古軒記

今之所謂古者漢唐矣已乎未也不若三代之為古三代已乎未也不若唐虞之為古唐虞已乎未也不若洪荒之為古雖然此當以道論不當泥乎世也道古矣雖今猶古也否則雖古猶今也世有蚩尤共工羿浞飛廉少正卯可以謂之古乎有諸葛孔明陸敬輿韓范富歐周程張朱可以謂之非

古乎甘君恒恕别號樂古因以名軒其意蓋在於道耳不然前乎千萬世之既往必以何者爲古後乎千萬世之方來視今亦爲古矣將安所適從哉或謂後世人漸澆漓不古魏玄成有云果然今當爲鬼爲魅尚安得而化哉自今言之凡其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此道昭如日星者必有不三代而三代不唐虞而唐虞不洪荒而洪荒者自存也甘君讀書而不干祿爲善而不取名未嘗幅巾大袖嘐嘐古人而士行自修聞人語及前代名家詩文往往座間琅誦不休平居議論

卒歸於理可謂隱君子之流矣真其所樂者宜其有味於古而不屑於今也甘為豐城名族君之高大父慥寅甫號樗櫟生富於文學為鄉之碩儒一時著作甚多其所謂亢宗者歟此外仕學歷歷有人謂君非得之家庭不可也君以軒記相屬文矣因為書之以復以見君之樂古不以世而以道焉是為記

望湖亭重修記

鄱陽湖跨豫章饒州南康之地望湖亭在豫章新建縣之境湖當春夏之交諸水胥會泛溢瀰漫自

山以北直接天際湫然皆鄱陽湖也亭峙山椒建置沿革有所未悉然是天壤間一奇觀也至宋東坡蘇公還自儋耳登亭賦詩迨今膾炙人口而亭之名益著矣郡節推懷寧李公濟之以公事至吳城暇日即亭瞻眺尋東坡遺跡顧棟宇傾圮特甚謂不宜無以處之馳書郡太守祁門程公時照以咨決焉程公發書喜曰起一郡之廢者非吾輩責乎無勞於民無糜於財非吾良僚友其孰能與於此李公得報即銳意爲之而亭之成不日矣夫大江之西乃禹貢楊州之域鄱陽湖蓋所謂東匯澤

爲岳麓諸山居廬當一元中天之運而是湖已處於九州之間虞夏之書爲記載文字之初而是湖已收於禹貢之內第不知自是以來人之所以望之寫之目而得之心者作何景狀勢何道理要之爲工賈人是一望也騷人文士又一望也賢人聖人又一望也孟子曰觀於海者難爲水又曰觀水有術必觀其瀾孔子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此非賢人聖人之望乎若東坡白雨黑雲湖水連天之句雖於江山之朝暮變見造化之倏忽陰晴模寫殆盡然求其義亦騷人文士之望耳觀其赤壁

賦有遊者未往之言晦翁謂其同於佛氏可見矣東坡尚然自餘所望豈暇論哉二公皆深於理學有聞於聖賢之道者庶尊命為記因以及之是役也終始於正德己巳之冬敦其事者吳城驛丞陳録也亭中古今題咏甚富惟東坡之詩併其所為吞磬記鐫勒于碑今植之東壁石磬者東坡自言得之江上隨墮之水禱於順濟王之神而獲焉因留廟中而為之文廟則晦翁語録所謂小龍王廟最揚靈於宋者與亭相邇文不於廟而於亭比後人之惑哉取其登覽為便云

溪樂記

鄉先輩杜公叔容甫沒且三十年餘矣其孫洪以刑名學試銓曹既釋褐注選將待次于家瀕行過予言曰先祖別號溪樂近得沈石田所為圖矣獨未有為之記者願有請焉予諾之又四閱寒暑矣既而洪之嚴君玉璧復以為請公去世已久其子若孫汲汲焉欲表著其事則公之有德而有後從可知矣杜氏世居白鶴村前表之水南來以匯于劍江者寔當其前復出其西以繞其北又其傍有龍潭諸湖迤邐映帶當夫公之樂于溪也予不知

其定在也意者劒江一溪也龍潭諸湖又幾溪也凡其相羊夷猶之地無適而非溪也無適而非溪則無適而非樂也蓋溪在天地間舟於其中則筆牀茶竈往來相隨如唐書所謂甫里之趣人皆可以爲之也屋于其上則淺有漪漣深有兼葭如韓文所謂谿堂之景人皆可以有之也至於風來水面足以契清和之天月落萬川足以悟太極之理樂乎不樂乎公古雅誠樸俗累不干於懷抱幽人之貞和考槃之什晚年處羣季如福州先生輩怡怡如也則公之所以高卧乎林壑者信有悠然自

在之意居溪而樂宜公有焉昔王維善畫自作輞川別墅圖有華子岡茱萸沜辛夷塢是以爲世賞玩第不知石田所爲溪樂圖如何然公之所恃以長久于世者有德有後鄉之人至今能言公此固有出於圖之外矣

東隅記

失之東隅收之桑榆豈惟功名哉雖道德亦有然者濂溪門人如李初平伊川門人如張思叔皆是也泉南蔡介夫學問精深一時從游之士甚衆若周交其一也介夫逝矣周交以貧初心孤師教焉

愧恨因扁其齋修之所曰東隅以識其悔過予求
記連日與語輙曰艾菴艾菴艾菴介夫號也周友
可謂有子貢築室之風而無陳胡倍師之過矣予
嘗聞周友自幼有聞于家庭既長復有聞于介夫在
予雖欲勉出意見以為之助抑豈能有增於其舊
也哉竊謂周友年未三十未有失之東隅者而自
謂以是而識其悔則願有告焉悔者進道之幾也
夫誰曰不宜但觀近思錄有曰罪己責躬不可無
然亦不當長留在心為悔先儒之意豈非欲人胸
次灑落不可有一毫凝滯於其中也哉充灑落之

心則同夫子之光風霽月程夫子之隨柳傍花漸

可幾矣所謂失之收之孰大于此

梅軒記

清江南上揚氏邑故族也宋理宗時有補之者以科第授郡文學尤工書善畫梅名天下天下稱揚補之梅晦菴朱子跋湯叔雅墨梅謂得其舅氏揚補之遺法石湖范成大謂補之梅多氣條則人人知有補之梅又可見已補之之後多工於醫醫之專門又太史公謂扁鵲過邯鄲爲帶下醫者也予年来所接者揚氏毓秀嘗與之論近代明醫易老

戴人東垣丹溪諸家治病則似又不止於帶下醫者探其本以會其全則固有志者矣眼中豈易得扎問自言其家世出補之因號梅軒貇予為記予詰之曰毓秀工醫不工畫奚以梅為答曰醫吾纘吾之近世也梅吾纘吾之遠世也人孰不有祖詎可忘吾祖乎吾之於梅尚欲振吾遠祖之家聲或啟後人以讀書踵科第豈直梅而已哉予曰然因録其語以為記使人知毓秀之所以為梅在於繼志述事之間出于繪事後素之外也

重修擬峴臺記

與宥襄之名山也擬峴臺撫之傑搆也臺於城之東隅因陵以爲高跨堞以爲雄而曰擬峴者以江山之在撫者不異於在襄也此則好事者之品題而非癈之所能知也因臺而記之以文者有曾鞏氏有謝逸氏有家坤翁氏有黃震氏四氏之文膾炙人口而黃氏尊信程朱其言語尤不易得正德六年少參海陵徐公宣之分守于撫視城謂城宜修視臺謂與城相爲廢興臺宜修於是太守陳君言同府范君昌齡推府鄒君琥皆樂於協謀而公遂因城以新臺數年以來桴鼓之警召發之役異

於曾氏所云者大江以西皆然不獨撫一郡也昔
也遊觀今也防禦孰緩孰急必有能辨之者矣縣
意公與僚屬登斯臺也覽周遭之形勝要害盜思
所以增陴濬隍覩鄉村逃亡之屋盜思所以勞來
安輯坐而籌之以還三五年前新民耕桑之樂究
然太平氣象凡所欲爲舉在目前則一臺之助不
爲少矣公忠孝人也以弘治癸丑進士終養于家
者若干年起拜南科給事中累陳讜論黨權奸用
事時竟以言罷歸茲者 朝廷特再起之以有今
擢夫自有峴山以來其樹值豈獨羊叔子哉以叔

子之仁被於江漢者深故能與之作配耳自有擬峴以来不知可擬叔子又或過之者為誰使者已矣所望非公乎抑諸君皆以功名自奮者所望又非諸君乎諸君以公之新臺不可無記乃走使以相屬為靡始以平生未嘗至撫以觀擬峴臺不敢效耳學臆說繼而以韓愈氏未至南昌亦記滕王閣且以詞列三王之次有榮耀焉因自慶得執筆以從四氏之後遂勉為之若夫趣寫烟雲鋪張景物議論高奇則有諸記在

御龍堂記

國朝九卿衙門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也通政司之官納言之官也即虞廷命龍以作納言者是也若漢晉唐宋門下省侍中侍郎皆是也康備員是官退食循省恒以瘝曠爲懼所幸以南視北繁簡特殊或者猶可黽勉以盡其一二者焉然不以古人爲師未免日趨于陋而不自覺徵諸往牒歷選前人殆未有加於龍者故名其堂曰仰龍庶幾朝夕得有所警以爲用力之地也抑虞廷九官今之九卿九官之序納言居九九卿之序通政居八世代雖遠事體相符居是官者安得不興懷哉

數千載之上茲先儒有云寧學聖人而未至不欲以一善而成名登斯堂者其勿以躐等爲誚云是爲記

皷城全所記

皷城全所者僉憲留餘陳公所相之永宅也地在其所居之後皷城山麓山之名二故又名鐵牛謂昔人嘗置金以鎮之蓋父老相傳之言如此公相之之術得之朱子之所謂主勢之强弱風氣之聚散程子之所謂不爲城郭不爲道路之謂以至周公之所謂度茲幽宅兆基無有後艱之意而非如

郭景純以來楊筠松曾文辿諸人之說也公於其間作屋數楹暇日登覽其間則有以見石鼓之鍾英宏山之展案筆峯之插耳義水之朝宗也有以見蛾眉之掛月古嶼之屯雲柳灣之待渡馬闖之歸樵也既詩之復序之公其乘天地之正御六氣之辯以游無窮知莊生之言者乎公之子兵曹郎逵偕其從兄户曹郎墀請予為之記公吾省方伯耻菴公之弟予因耻菴公固知慕公久矣公致仕之年始踰五十其桐茲永宅也始逾六十耳夫世之人没溺於功名富貴之塗者往往鍾鳴漏盡夜

行不休其貪生畏死者不皷缶而歌則大耋之嗟若公者豈非賢乎或謂古禮七十致仕年未至而先之果禮乎抑非禮乎古禮六十亦惟歲制耳預營塚壙果禮乎抑非禮乎予曰五十致仕援錢若水例也預營塚壙援司空圖例也况禮以義起何不可之有

楊文恪公文集卷三十一

記

竹亭記

周君以竹亭自號予曩歲家居其子邑庠生請爲之記時予新免于喪方出應客踮不暇以爲然以其爲親也勉强諾之未幾有承乏銀臺之命公移至而促裝上道矣由是遂不及爲來南京將半載生復以書至申請益堅若謂予能文章足以傳後者正不知文章非其所能借使果能借使果可傳後茍或無益於身心又何取乎然已則有告焉

竹之生也其中空洞比他植物極虛剖之自首至尾略無齟齬他植物最直其虛其直吾有取焉昔人謂子猷知竹子猷非知竹者知竹者其惟濂溪乎何以言之通書曰靜虛而動直是也靜虛者何七情未發五性寂然存乎中者無纖微之係累也動直者何七情已發五性既感施于外者無毫髮之委曲也而其要則在於無欲也是造也豈易能哉生其從事于此日諭親於道則所謂竹亭不惡其不聞于人不文章而自文章不傳後而自傳矣告人不可不盡此予之意也生以為何如過

旋將間豈其先爲我致之是爲記

六科題名記

國朝給事中之設初未嘗分六科也分六科自洪武二十四年始初無定品也有定品自洪武三十五年始六科未嘗有南京也加南京自永樂十九年始六科者吏户禮兵刑工也定品者都給事中正七品左右給事中與給事中從七品也加南京者以別於今　京師也其裁省都左右諸科獨員惟户科二員者加南京之後也南京吏科給事中毛君用成封事之餘廢墜兼舉嘗構屋若干楹於

會同館估計廳之後以爲同寅每歲郊祀齋居之所一日嘆曰今　京師六科並置題名顧以
聖祖設官分職之初自洪武以至于今獨無此舉使歷任名氏與夫其人之忠詐曲直皆無由而老見焉其何以爲後人之勸戒也我於是工科王君如皐兵科葉君時用戶科劉君景瞻趙君惟賢禮科徐君可大刑科史君宗道莫不謂然盖諸君皆欲砥礪名節振起風采宜其謀之協也如此而毛君於所謂歷任者旁搜徧采逾年而後備乃於前之六科者加南京者類一石刻之以植諸左以後

之六科既加南京者龕一石刻之以植諸右咸謂廉得忝具員以左屬記焉夫今之六科與古之諫院皆言官也是官也果得其人則言之可以安社稷可以福天下果非其人則言之至於危社稷至於禍天下復有緘口齰舌自處於安危禍福之外則固辱茲官也於戲公議凜然汗青昭然薰蕕判然特彼入宿摩挲豐碑其有所興起也夫其有所懲創也夫凡其就此皆出于額隸之佰諸君倖亦云薄於此可取而不取焉而乃汲汲於百四十年以來之缺典則其志之所存亦可見矣

范氏祠堂記

范氏之立祠堂也中爲堂後爲室前吭以門後翼以廡凡所宜有之屋與所宜有之器無不備焉冬至則祭始祖諱平唐元和間自錢塘避亂遷豫章之豐城者也立春則祭先祖自諱克昌而下有功德於族者二十三人在宋如諱璿與胡銓相友善者如諱應鈴宋史稱其政事赫然如神明者入國朝如縣簿州守之父子憲長大參之兄弟皆在焉太尹珪在仙遊任寓書都下謂廡曰祠堂之禮吾子嘗與我言之幸為我記之以發明斯義庶使

後人有所依據而不致疑於其間也又曰祠堂之內始祖設主先祖不設主不敢僭也臨祭則以紙標題祭畢而焚之又曰祭用宗子法祭始祖以繼始祖之宗主之祭先祖以繼先祖之宗主之君子謂范氏此舉其於禮不合者鮮矣何者冬至立春之祭始於伊川之六禮宗子主祭之說見於朱子之家禮自天子以至公卿大夫庶人之祭固有隆殺至於主之祧不祧廟之毀不毀豈盡懸絕而不相通也哉廟有太廟室有世室其餘則遞遷焉則功德之論昭然矣斯禮也范氏聞之程子聞之朱子

程子朱子聞之周公又何疑乎祠堂創造之費出於一族以產爲差蒸嘗之需太尹割租爲石以百盖傳之永永者也始事則弘治甲子冬成而落之則正德戊辰秋若其族之人各祀其一支者皆于其私室此不及若其族之在豐城曰山前曰固莊曰長安曰槎村曰殷墟曰谷富曰赤塘上郊諸處而祠堂則立于槎村其源流詳諸其譜此亦不及

希包堂記

包孝肅公爲人清嚴出格故當時或謂其笑比黃河清或謂關節不到有閻羅包老皆極其形容予

求順天有以包公尹開封爲言者既退避三舍猶
不敢忘其意復以希包名其堂焉竊以包公平生
峭直稟賦則然人之得於有生之初自非聖人不
能無厚薄於其間故有厚於仁者有厚於義者厚
於仁者其發也慈祥愷弟之意多厚於義者其發
也剛果嚴毅之意多禮猶仁也智猶義也若公豈
非厚於義者哉然公之所以臻此而造其極者
抑孰知其有所本耶嘗讀朱子語録謂公布衣時
讀書一僧舍每出入必經由一富人之門富人邀
之坐不入招之飯不赴謂人曰彼富人也吾徒異

時或守鄉郡不爲所累乎後十年公果典鄉郡宋史本傳載公出守端溪一硯不持嘗謂後世子孫仕宦有犯贓者不得放歸本家死不得葬大塋中公惟如此此其所爲卓絕逈出千古良有由耳後之人苟不務此而徒慕黃河閻羅之名吾見其惑矣因推其本以見効公者當知致力之處固有在哉雖然洪範傳況潛剛克高明柔克大雅詩柔亦不茹剛亦不吐此箕子之心學而仲山甫之全德也有志求道之士尤當想像聖賢氣象其毋以今日名堂遂自畫云

太極堂記

廉嘗閱大明一統志在京城內有太極書院乃元中書行省楊惟中所建以河朔未知濂洛之學故有此舉今其遺址不可得而考矣正德甲戌秋畿甸之間久雨壞墻屋順天府學傾圮尤甚提學御史洪君範移府尹之廉與府丞張君潤謀曰民窘費不可毛髮及乃括諸帑藏得銀爲兩者凡四百疏請于 朝既奉有 旨亟命典史吳岍以董其事廉一日至學時工猶未畢喜見明倫堂之後有屋三楹煥然一新因書太極圖于北壁且將以名

斯堂焉或謂太極書院在元則然矣今濂洛之書家傳人誦何事於此庶謂不然當元時懷孟有魯齋許氏臨川有草廬吳氏容城有靜修劉氏容城懷孟非河朔之間乎二儒挺生如此而猶以其地未知濂洛之學惟中之意豈非欲此學之盛行乎今之口耳濂洛者盈天下語及太極則皆不敢措一辭甚則知射覆然如測隱語然果知此學者乎果不知此學者乎北方之學求之正統間僅一河東薛文清公而已竊以太極者周子於氣中提出此理以示人不得已也要知理不外乎氣氣不外

乎理理與氣不相雜而亦不相離也謂理判氣而獨存固不可謂氣混理而無別是豈可哉世惟理氣之不明乃有以人心為道心者有以人欲為天理者有以性善為性惡者有以利為義者其害可勝言哉何為太極在天則元亨利貞是也在人則仁義禮智是也在物猶在人也人全而物偏也圖之上八圈萬物統體一太極也下二圈萬物各具一太極也方蛟峯逢辰嘗以桑麻穀粟日用飲食為太極而劉靜修亦嘗以花謝青紅眼前光景為太極此皆恐人索之遠欲其求之近也天下之理

豈有出於太極之外哉雖然太極非託諸空言也圖說曰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又曰君子修之言學者必於此而致力焉則有以復其性而太極在我矣堂宜有扁御史周君宣善書請其太極堂三大字揭之楣歌遊之士尚顧名而思義也哉

壽州儒學重修記

壽州學之修也功鉅而同於建也起正德甲戌秋七月丙子畢乙亥夏後四月癸酉其爲屋也曰明倫堂曰尊經閣皆五間齋曰進德曰修業曰育才

堂曰會文曰昧道皆三間兩長廊皆十間諸生肄修之舍爲號房者凡八聯教官居處之廬爲私衙者凡四所有神厨有射圃有養賢之倉有會饌之堂諸如此類何啻百餘間牌而扁者若素王宮若泮宮若興賢若育秀若騰蛟起鳳不一而足所以備其制者宜無遺矣其拓基也左則提學御史張君璿之處分割衛地衡一丈從七十五丈後則州以其官地易民地衡二十四丈從八丈所以宏其規者宜無遺矣其所用之木石皆於所毀之淫祠其所用之緡錢類資於歲入之僧稅其所以爲之

者寔知州事莆田林君僖也君飽父兄家庭之訓居官廉絶苞苴叢槖之私況理明無神姦物怪之惑郡中巫覡妖妄之居斥之殆盡所謂僧稅故事州長所得者一切弗取兼是二者以就乎此於是學于斯者生員張杲張璉崔繡張錄劉訓呉完輩請諸教於斯者學正葉君升訓導李君廣李君招戩君議謂不可以無記皆應曰諾而葉君走數百里顧以見屬夫世之作興學校與所以期望之者果止於科名而已乎 國家長養人才正欲圖維治道耳有天德乃可語王道唐虞三代之人才多

聖所以爲唐虞三代漢唐宋之人才多賢所以爲漢唐宋然宋之人才亦有大賢以上而幾於聖者特以當時不能知而用之此宋之所以止於宋耳自今言之經義策論無妨於義理賢人聖人何限於科名惟在善教善學而已况乎堂以明倫三代之學也齋以進德修業聖學之工夫也階以尊經則先六經而後諸子百氏此讀書之要也教者學者相與共勉之則今日學校之設爲不負矣而抑豈非林君修學之意哉葉君謂是役董其事者爲其寅李君賡分任其事者爲老人魯澄劉文忠爲

義官王仲信龔勝李繼祖郭訓爲吏江億并書之

枯槁田春記

作史者於草木之祥異必書嘗觀范曄後漢書其五行傳如一瓜同蔕桑椹復生之類皆備書之是也吾友葉君廷獻貳教毘陵之二年學宮有枯樹十餘株同官僉議薪之槱之而廷獻得其一于泮宮之上者方執柯從事而後者馳告曰何萌蘖之頻出而生意之忽復耶君使人視之信然亟戒勿伐先是廷獻得疾幾殆至是始愈因名其樹曰枯槁田春雖指物也正自况也實志喜也數年以來

歷書求記夫書草木之祥此史官之事也予何足以與此況災異之學素未深究無已則願以廷獻之職業爲告程子有云靜後見萬物自然皆有春意此春之得於已者也而其學者朱光庭云在春風中坐了一月此春之及於人者也廷獻其務茲哉則所謂回春者不獨一草一木與夫一身將遍及於門墻矣學校教人之法自古者大學之外近世盛稱湖學條約廷獻其舉而行之將見人材長育倍蓰於昔必有續棫樸桶椽之詩如王半山之誦胡安定者矣廷獻其勉之哉

紫陽書院題名記

紫陽徽之名山也世以紫陽稱朱子猶以濂溪稱周子伊川稱程子橫渠稱張子也生于斯居于斯稱于斯當矣朱子生于閩卒于閩何取于徽也徽蓋父母之邦也自韋齋寓閩以紫陽書堂刻其印章而朱子復以名其所居其眷眷於徽如此則夫道朱子之道心朱子之心為得而不紫陽之也哉徽之有紫陽書院也始於宋韓守補自時厥后遷徙不一乃正德庚午復建于熊侯世芳所以祀朱子者一仍其舊而又選於庠序得若干人以講學

其中久之出爲鄉魁爲廷魁舉有其人焉謂不可不鑱其姓名于石於是進生員程廷贊畢珊謁予爲記二生蓋講學其中者也予惟侯之意豈特彰其學者得篤於科第而已哉正欲要之異時以見無愧於學朱子之學與否以爲勸戒焉耳書院之建也復爲二堂曰尊德性曰道問學兼是二者此其所以爲朱子之學歟論者謂象山陸氏以尊德性爲主謂朱子道問學之功居多此不知朱子者也朱子之學主敬以立其本窮理以致其知存心於齊莊靜一之中窮理於學問思辨之際所謂尊

德性道問學孰有加於此哉侯蓋有以識此矣侯又取朱子白鹿洞教條刻置二堂之間其望學者學朱子之學爲何如哉雖然江山如舊締構維新昔明道程子賦顏樂亭詩云井不忍廢圃不忍荒嗚呼正學其何可忘乎於紫陽書院亦云若夫科第一事果能爲朱子之學雖中王佐榜末又或在孫山之外亦何慊乎哉否則朱子不曰學俗儒之文字纖攫取大魁已自謂了一著請以是爲諸生告侯名桂世芳其字別號石厓予同郡新建人詳

行爲南圻第一

金壇縣創建名宦鄉賢二祠記

後世名宦之祀昉於朱邑之祠桐鄉歟其見於經若以死勤事以勞定國禦大菑捍大患則祀之之類皆其義也鄉賢之祀其韓愈氏所謂鄉先生歿而祭於其社歟其見於經若有道德祭於瞽宗與夫祀先賢於西學之類皆其義也凡若此者固所以爲報然亦歸於勸而已矣金壇爲邑曰名宦曰鄉賢弘治間知縣秦君　嘗舉而祀之並棲其主於梓潼之祠歲久亦傾圮矣正德乙亥知縣劉君天和創建二祠於儒學二門之右其爲屋皆兩下霤

子南北皆三間墉於東西其高十有七尺其廣二十有二尺前總一門自門而後悉周以垣其制務堅固而不事乎藻麗取其可以多歷年所而已名宦則自唐劉君彥回以下凡若干人鄉賢則自唐周君積戴君叔倫以下凡若干人皆考諸郡邑之誌與邑大夫士之公言始事則白于巡撫張公津巡按孫君　至於所祀之人則又取決於提學張君鰲山既不敢有所專尤不敢有所苟也如此以予嘗有一日之長請為之記且曰天和承之以來諗謂扶世教淑人心宜莫先於此予曰君之言是

也爲政而徒恃乎法制禁令而無教則爲泰爲教而徒恃乎規矩檢防不能有以鼓舞而作興之則爲踈蓋人心有感發之機天下有風動之理使官於斯者皆有志於名宦居於斯者皆有志於鄉賢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其有補於治道豈淺淺哉君之言是也君往者爲御史極有風力今爲縣甚有惠愛名宦中若劉君訓君之祖也尊君璲嘗令予豐城人亦祀之名宦因併及之以見君之家世云

楊文恪公文集卷之[illegible]